

爱格
Aigle

吹南
梦风
朝霜
西残
雨落



南风知我意

七微
著

我遇见了一个
清风明月般的人
我什么都没想
我只想要他

『南风系列』第2季
《南风过境》姐妹篇
再续傅氏温柔情深

唯愿与你 从天光乍破
走到暮雪白头

CS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南风知我意

七微 /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风知我意/ 七微著.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562-0178-5

I. ①南… II. ①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89092号

南风知我意

策划编辑: 李 芳
质量总监: 郑 瑾
统筹编辑: 彭朝霞
内文设计: 罗静颖

责任编辑: 唐 龙
特约编辑: 邓 理
装帧设计: 杨 平

出版人: 胡 坚

出版发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社址: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邮编: 410016

电话: 0731-82196340 (销售部)

82196313 (总编室)

传真: 0731-82199308 (销售部)

82196330 (综合管理部)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印张: 16 字数: 320千字

开本: 710 mm×1000 mm 1/16

版次: 2014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6.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731-82196362

目录

C O N T E N T S

001	第一章 除了爱你，我没有别的愿望
016	第二章 你给过我一个拥抱，我用此生深情来回报
030	第三章 你像山上的夜月，你像假日的吻
049	第四章 她唱着一支孤独的歌，在荒野听如风筝
067	第五章 我多希望，我想念你的时候，你也正在想念我
086	第六章 我从未到过的地方，是你心上
104	第七章 明知爱令人伤筋动骨，可我们还是前仆后继
119	第八章 慕尔如星，愿守一人心
139	第九章 你是我的梦，像北方的风
154	第十章 如果不能跟你共度，未来的岁月都没有意义
169	第十一章 终不舍
190	第十二章 你是我温柔的梦乡
207	第十三章 只要你在身边，我就天地不惧
232	第十四章 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
248	后 记 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

第一章

除了爱你，
我没有别的愿望

我不哭，
并不是我不难过，
为了跟你在一起，
这条路我走得荆棘载途，
可这是我心甘情愿选择的，
我就会咬牙不悔地走到底。

关于她与他的婚礼，她曾想象过很多种情形，会不习惯穿裙子与高跟鞋，担心会狼狈地摔倒，会紧张，会兴奋得语无伦次，甚至想，自己前一晚肯定会失眠的，有黑眼圈怎么办呢？可种种情形，她绝没想过会是眼前这般——

此刻，她提着婚纱的裙摆，赤足奔跑在酒店的长廊上，焦急地推开一间又一间的房门。长长的走廊，柔软的地毯，踩上去没有一点儿足音，她匆忙的身影，在灯影下宛如一出默剧。她从第一间找到最后一间，又折回去，挨个房间再找一遍。

没有，哪儿都没有他的身影。

她站在新郎休息室里，微微喘气，额上已布满细密的汗珠，弄花了妆容。她垂着手，怔怔地望着正午时分洒进来的一室明媚阳光，满眼的茫然。

这个时刻，她不应该在这里的，她应该与他并肩站在证婚人面前，交换戒指，互相亲吻，许下一生的誓言。

可是，多难以置信，多可笑，她的新郎，不见了。

而一个多小时之前，她还偷偷跑到这里见过他的。她说她很紧张，他还温声安抚了她。

她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好好的一场婚礼，最后却闹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满场宾客议论纷纷，酒席自然是散了，外公震怒。老爷子一生纵横商场，最好面子，还从没丢过这么大的脸，又有高血压，气急攻心之下晕倒了，被送去了医院。

她慢慢地蹲下身，抱紧手臂，明明阳光很好啊，她怎么觉得这么冷啊。

一只手轻轻地搭在她的肩膀上。“软软……”风菱的声音里满是心疼，她望着阮阮的右脚，“你的脚受伤了，先跟我去处理伤口，好吗？”

阮阮低头扫了一眼自己的脚踝，肿得很高，带了淤青。她生平第一次穿高跟鞋，适应了好久，才能行走自如，哪里能驾驭得了一路飞奔。上楼梯的时候摔了一跤，她踢掉碍事的鞋子继续跑，竟也没有感觉到痛。

阮阮摇了摇头，转身就往外走。

她还不死心。

风菱追过去，一把拽住她，虽有不忍但实在无法放任她的脚伤不管：“顾阮阮，你给我醒醒！傅西洲他逃婚了！他不在这里，就算你把整个酒店翻过来，你也找不到他的！”

她已经上上下下把酒店所有的楼层都找遍了，二十几层楼，连洗手间都没放过。最后又跑回这一层。

阮阮望着风菱，像是没听到她在说什么一样，微微蹙眉，眸中全是茫然。

风菱放软语气：“听话，我们先去医务室。”她握紧阮阮的掌心，牵她离开。走了两步，阮阮忽然蹲下身去。因为两个人牵着手，风菱没防备，一下子被阮阮扯得跌坐在地上，幸好走廊地毯柔软。

“叮当，你说，这是为什么啊？”阮阮声音低低的，自语般地问风菱。

风菱坐直身子，差点就脱口而出——还能为什么啊？一个男人从婚礼上消失，无非就是不想娶你了。她在阮阮面前向来直话直说，但此刻，这句话却哽在喉咙里，无法说出口。

“叮当，他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去处理，对不对？”不等风菱回答，阮阮又开口道。也许，她压根不需要她的回答。

有什么事情会比这个时刻还重要？如果真有事，也可以说一声的啊，不告而别，还把手机也关掉，用意已经很明显了。

风菱望着好友，真想一耳光打醒她。在得知她决定跟傅西洲结婚时，风菱就对这桩突如其来的仓促婚姻并不看好，阮阮爱得太辛苦、太执著，而傅西洲，却始终冷冷淡淡的。

风菱让她好好考虑清楚，她还记得当时阮阮的回答，她说，叮当，是你说的，想要什么，就要尽全力去争取。我这个人对生活没什么野心，也没什么大的梦想，从小到大，就没有特别期待过什么，因为深知，不奢望，就不会失望。可自从遇见他，我第一次有了奢望，想要和他在一起，成了我的心愿。叮当，他是我的心愿啊。

他是我的心愿。

风菱被这句话击中，一腔说辞，通通无所遁形。随之而来的，便是对阮阮的心疼，以及担忧。她自然记得自己说过的话，大三上学期，她为了院里一场设计比赛，拼了命地努力，通宵达旦是常事。阮阮得知后骂她，她就对她说了这样一通话。可是，那是物化的东西啊。有些事情，你尽全力也许会得到想要的结果，如金钱地位、考试中的好名次。可有些事情，就算你拼了命，也无法换来你心中所愿，比如，感情。

阮阮虽然随性，对什么都不太在意、不太上心的样子，可她并不是个草率的人，只是，她一碰到傅西洲，所有的理智就统统不见了。

风菱没有再劝她。她是明白阮阮所说的那种渴望的，而对于一个从未主动争取过什么的人来说，那种渴望，是非常具有杀伤力的，甚至会缠绕成一种执念。

在婚礼日期定下来的那个夜晚，阮阮抱着一整箱的啤酒去找她，在她租屋的天台上，她的欢喜雀跃尽显眉间，藏也藏不住。她打开一罐又一罐啤酒，拉着她开心地碰杯。在深夜里，像个疯子般，对着灯火阑珊的夜色大声喊：“叮当，叮当，你知道的啊，他是我的心愿啊！现在，我如愿以偿了！我真的真的真的好开心啊！”

她从未见她那样快乐过。

可飘散在夜空里的笑声，还恍惚在眼前，欢喜未散去，伤害来得这样快。

风菱扶起阮阮，哄小孩般的语气：“不管他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必须跟我去处理脚伤，乖。”

之前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找人上，没觉得痛，或许是脚肿得更厉害了点，她才走两步，便觉钻心的疼痛，忍不住“吡”了声。

“能走吗？”风菱问，又蹲下身：“我背你吧。”

阮阮摇摇头：“没关系，我能走。”

她看起来瘦，其实体重不轻，风菱还穿着高跟鞋呢，怎么背得动她。

风菱只好搀着她，慢慢地走向电梯。

这家酒店属于阮氏，外公疼她，专门辟了这一层楼给她婚礼专用，地毯特意换成了红色，每个房间外都装饰着鲜花与气球，其实她觉得有点夸张了，但外公说，你们

女孩子不都喜欢这样的梦幻吗？她也就没再反对。

此刻，这些鲜花与气球，这红毯，刺得她不敢睁开眼去看。

等了许久，电梯才上来。

看着一层层上升的数字，她在心中默念，会是他吗？电梯打开，他会从里面走出来吗？

此时此刻，她依旧心存期待。

“叮”的一声，门开了，有人走出来，却不是她心心念念的那个人。

“哥哥，有没有找到他？”阮阮急切地问来人。

顾恒止咬牙道：“傅西洲那小子最好别出现，否则我真会杀了他！”

她眼神一暗，看来他依旧没有消息。

阮阮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没注意顾恒止的神色，站在一旁的风菱却看得清清楚楚，向来嬉皮笑脸没什么正经的他，愤怒起来竟是这么可怕，仿佛全身充满了杀气。

风菱轻轻对顾恒止说：“顾大哥，阮阮脚受伤了。”

顾恒止蹲下身，撩起阮阮的婚纱，他的脸色更难看了。他将自己的外套脱下，披在她身上，然后将她抱起来。

酒店附近就有家小医院，阮阮被顾恒止抱进医院大厅时，来往的人都往她身上瞅。也难怪，她一身洁白的婚纱，实在太打眼。

她闻着淡淡的消毒水味道，心里五味杂陈。大喜的日子，却来了医院。没有比她更悲惨的新娘了吧。她将头埋进顾恒止的胸膛，他抱着她的手臂，紧了紧。

同一时间。

莲城近郊的一家医院里。

三楼手术室外，长长的寂静的走廊上，穿着一身黑色礼服的男人伫立在窗边，指尖的香烟燃到了尽头，他仿佛未曾察觉，最后一丁点的火花烧到了手指，灼热的刺痛感都没有令他皱一下眉头。

坐在长椅上的乔嘉乐怔怔地望着他的背影，他已经保持这个姿势站在这里很久了，一直沉默不语，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窗台上丢满了烟蒂。

窗户洞开着，风扑面而来，五月初的南方城市，还有点冷，凉风一吹，令人清醒。他将烟蒂摁掉，低头间，看到胸前别着的新郎礼花，原本波澜不惊的眸中，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但很快，又恢复了那种沉寂。

他抬手，将那朵与这惨白四周格格不入的红色礼花摘下来，塞进了西装口袋里。

“西洲哥，对不起……”乔嘉乐走到他身边，低低的声音，“可是，那时候，我真的吓坏了，什么也没想，就给你打了电话。除了你，我实在不知道还能找谁……”她微微仰头望着他，娇艳的脸庞上，有泪水划过的淡淡痕迹，眼眶微红。

他没有转头，也没有说话，静静地望着窗外。明明是同一个城市，城区与近郊，却是两种天气，市中心阳光明媚，而这里，却是阴沉的天，仿佛随时都有一场雨兜头而下。

乔嘉乐只穿了一件薄薄的连衣裙，风一吹，忍不住打了个寒颤。她抱紧手臂，抬眸再望了眼他，默默走开。

比之凉风，站在这个男人身边，更令她觉得寒气逼人。

又过了许久，手术室的门被打开。

医生说：“病人已无性命之忧。但因为情绪太过波动，需要静养。请务必不要再刺激她。”

他点点头，握住医生的手：“谢谢。”

医生离开后，他也转身就走。

乔嘉乐望着他的背影，那句“你不看看她吗”涌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医院地下停车场里。

傅西洲坐在车内，没有马上发动引擎，他看了下腕表，下午一点三十分。离他从酒店消失，已经整整两个小时了。离婚礼开始的时间，过去了整整一个半小时。副驾上的手机，静静地躺在那里。他取过，开机，“叮叮叮”的提示音，一条接一条，未接电话无数通，有傅家人的，有他秘书的，还有陌生号码，最多的，来自顾阮阮。

他望着屏幕上那三个字，顾阮阮，连名带姓，周周正正，就像通讯录里无数个号码命名，可能是同事，可能是客户，可能是合作伙伴，可能是朋友，却独独不像有着亲昵关系的人。

他手指滑过那个名字，从通讯录里翻出秘书的号码，拨过去。

阮阮的脚崴得并不算严重，没有伤到骨头与韧带，只是带伤一路奔跑，肿得厉害，看起来很吓人。医生帮她做了处理，又开了治跌打和消炎的药，嘱咐她晚上用冰块消肿，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阮阮让风菱先回家，然后让顾恒止送她去外公住院的医院。

风菱虽不放心她，但接下来她要面对的，是她的家人。自己在的话，会不方便，也帮不上什么忙。

风菱摸了摸她的脸：“我晚点给你打电话。”

“放心，我不会有事的。”阮阮甚至还对她笑了笑。

风菱心里一疼，这个傻孩子啊，明明难过得要死，为什么还要强颜欢笑呢！她不忍再看她的笑脸，赶紧转身，离去。

原本顾恒止执意要陪她去病房见她外公，但阮阮坚持自己去。他指着她的脚，但更担心的是，她怎么收拾这个烂摊子。

阮阮说：“哥哥，你不用担心我，我不是小女孩了啊。”她顿了顿，低声说，“你看，我都结婚了啊……”

顾恒止皱眉：“阮阮，这婚事……”

“哥哥，我先上去了。”她打断他，急急地进了电梯。

她知道他想说什么，可是她不想听。

她靠在电梯内壁，独自一人的空间里，她终于累极地松垮下肩膀，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般倚在电梯上。冰凉的触觉透过衣服传递过来，她忍不住瑟缩了一下。

外公的病房在走廊的尽头，从电梯出来，还要走一小段。她踮着脚，走得很慢，疼痛一波波传来，她咬牙忍着。

站在病房门口，她却迟疑了，久久没有伸手推门。

门忽然从里面打开，出来的人被她吓了一跳，拍着胸口狠瞪着她：“你要吓死人啊！”

说了句抱歉，她微微低头，轻声问：“舅妈，外公他……没事吧？”

陶美娟将门掩上，讽刺的语调：“哟，你还记得老爷子啊！”

舅妈跟她说话，多数时候没有好语气，这么多年，她已经习惯了。

她欠了欠身，想进去病房，却被陶美娟拽住了，拖得远离病房：“老爷子刚刚睡着，你还想进去再气他吗？他现在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你！害人精！”

阮阮还没吭声，陶美娟已经连珠炮地教训起她来，说她给阮家丢了脸，现在整个莲城都在看阮家的笑话。

她默默听着，一句话也不想说。

陶美娟睨了眼她身上的婚纱，“嗤”的一声笑了：“怎么，被抛弃了，还舍不得脱下这身婚纱吗？还嫌不够丢人吗？”

见阮阮不吱声，她也骂过瘾了，打算走。离开时，忽又“哼”了声：“也只有你，把傅西洲当个宝。姓了傅又怎样？私生子就是私生子，小门小户长大的，没教养，才做得出逃婚这种丑事！”

一直沉默的阮阮忽然厉声道：“舅妈，请你说话注意点，他是我的丈夫！”

“哈哈！”陶美娟怒极反笑，“你把他当丈夫？人家可没把你当妻子呢！自作多情什么啊你！”

“够了你！”顾恒止的喝声忽然插进来，他快步走过来，揽住阮阮的肩膀，瞪着陶美娟。虽然是晚辈，但他向来对陶美娟没什么好脸色，阮阮顾忌她，他可不怕。

阮阮紧咬嘴唇，手指微抖。

陶美娟终于作罢，转身离开。

她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平静，抬头问顾恒止：“你怎么没走？”

他本来都驱车离开了，可又调头回来，他还是放心不下她。如他所料，她又被欺负了。

顾恒止没好气：“傻啊你，她骂你，你就傻傻地站着，一句话都不说？你怕她做什么？”

“我不是怕她。”她只是不想跟她多说，“哥哥，你回去吧，我想进去陪陪外公。”

顾恒止说：“你去吧，我在外面等你。你这个样子，等下怎么回去，我送你回家。”

家啊，哪个家呢？原本，她今天是要住进她跟他的新家的，可如今……哪儿还有家？

她推开病房门，轻轻地走进去。

阮荣升的秘书见她进来，对她点了点头，走了出去。

阮荣升打着吊瓶，睡着了，脸色有点苍白。

她在病床边坐下来，就那样静静地看着床上的老人。心里满满都是内疚，还有忐忑，不知道外公醒会后，会做出什么决定。

这桩婚事，外公一开始就不同意，甚至是强烈反对，是她执意求来的。她还记得外公当初对她说过的话，他说，傅西洲那个人，我有所了解，心思深沉，在商场上，做事狠辣，不择手段。他的家庭环境也太复杂了。他并不适合你。

阮荣升为了让她死心，说了很多傅西洲在商场上的事情，为了利益与他想要的，可以不顾一切。外公口中的他，是她完全陌生的，仿佛是另外一个人，可她心里的他，却并不是那样的。她一意孤行，只肯相信自己的心。

那段时间，在阮荣升面前从来都温顺乖巧的她，第一次与外公起了争执，还冷战了许久。阮荣升也是个固执脾气，任她怎么说，不同意就是不同意。最后她没再解

释什么，只对他说明，外公，我十八岁生日的时候，你曾许诺过我，可以满足我一个心愿，无论什么。我现在想要兑现这份生日礼物，我想嫁给傅西洲，这就是我的心愿。

她至今都忘不了老人当时的表情，很复杂，有震惊，还有心疼，最后是无奈地叹口气，摆摆手，说，罢了。

吊瓶快打完时，阮阮按铃叫护士来，声音放得很轻了，还是惊醒了阮荣升。

“外公……”她微微低头，讷讷着不知说什么好。

老爷子靠坐在床头，一脸倦色地摆摆手：“你什么都别说了，这桩婚事，就当没有过。”

“外公！”她腾地站起来，意识到这是病房，又压低语调，“您答应过我的！”

阮荣升冷声说：“出尔反尔的人是我吗？”

阮阮沉默了会，才低低地说：“也许……也许……他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阮荣升哼道：“你自己都说得这么没底气。”

“我知道，今天我们给您丢了脸。外公，对不起。可是，”她抬头望着阮荣升，神色坚定：“我跟他的婚事，不能取消！”

闹出这种事，令他成为笑话，他是很愤怒。可是，他更心疼外孙女。一个在婚礼上消失的男人，这么没有责任心，是不会带给她幸福的。她是他一手带大的，五岁那年，她父母因空难双双去世，他接她到阮家生活。她乖巧，懂事，从来不用他操心。他很疼她，把对女儿的那份爱，全部转移到了她身上。像他们这种家庭，商业联姻是常有的事，但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让阮阮嫁入豪门，卷入争斗。他希望她过平平淡淡的生活，可她说，嫁给那个人，是她的心愿。那是二十二年来，她唯一一次在他面前提要求。她那么坚定，他不忍拒绝。可如今，她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再同意这门婚事。

但这些，他不想解释给阮阮听，见她固执的神色，估计说什么，她都听不进。

阮荣升摆摆手，板着脸：“好了，什么都别说了。你今晚就回学校去，处理毕业的事。其他的，都交给我。”

“外公……”

“砰”的一声，门外忽然响起了骚动，似乎是有人重重地倒在了地上。接着，顾恒止愤怒的声音传来：“傅西洲，你还真敢出现啊你！”

阮阮一僵。

下一秒，她连脚伤都顾不得了，趑趄着跑出去。

她终于见到他。

傅西洲被顾恒止一拳打倒在地，他擦着嘴角的血迹，慢慢站起来。他还穿着那套黑色的礼服，衣服上起了些微的皱褶，肩膀上不知沾了什么东西，淡淡的印记。

不知道为什么，她跑出去第一眼，竟是那么仔细地看他的衣服，然后视线才慢慢转移到他脸上。他也正望向她，冷峻的脸，幽深的眼眸，看不出什么情绪。她似乎从来都无法从他冷冷淡淡的神色里，窥探出他的心情。

顾恒止不解气，已再次冲上去揪住他的衣领。

“哥哥！”阮阮大喊。

顾恒止顿了顿，放开傅西洲，转身就将阮阮迅速推进病房里：“你别出来！”他将门关上，对始终站在一旁静观的阮荣升的秘书说，“李秘书，麻烦你把门拉住，别让那傻丫头出来！”

“顾恒止！”她生气了，只有在生气的时候，她才会连名带姓地喊他的名字。

门外又是一阵响动。

顾恒止拳头带风，毫不手软。傅西洲始终没有还手，任他发泄。他跟踉着又被击倒在地上，嘴角的血迹愈多，但他连哼都没有哼一声。

阮阮奋力摇着门把手，可李秘书在外面拉得牢牢的，她压根打不开。她听着外面的动静，急得大喊：“顾恒止，你住手！李叔，您把门打开，求求您！让我出去！”

没有人理她。

阮阮转身望向病床上的阮荣升，他沉着脸，一声不吭。

“外公……”她带了哭腔，哀求地看着阮荣升。

良久。

阮荣升才出声：“恒止，够了！”

外面终于停止了，但她依旧打不开门。

傅西洲的声音在外面响起：“阮老……”

阮荣升打断他，甚至连话都不想跟他讲，只说：“让他走，我不想见他。”他睨着阮阮，“你也不准见他！”

阮阮靠着门，深深吸气，她知道外公的脾气，固执起来，说什么都没用的。她不再试图出去见他，缓缓滑坐在地上，才觉得脚好痛。

不知过了多久，门被推开，顾恒止与李秘书走了进来。

顾恒止见阮阮坐在地上，皱着眉将她抱起来，教训道：“地上这么凉，你是想生病吗？”

阮阮生他的气，别过头，不想跟他说话。

“傅先生离开了。”李秘书说。

阮荣升颌首，吩咐李秘书：“帮阮阮订今晚去宁城的机票，让那边的酒店安排人接她，她回学校处理毕业事宜期间，就住在酒店吧。”他看了眼阮阮的脚，虽然她没说，但见她走路的样子就知道脚受伤了。让她住在阮氏在宁城的酒店，一是有人照顾着，出行方便。另一层，就有点看管的意思了。

“好。”李秘书转身离开。

阮阮坐在沙发上，嘴角动了动，想反驳，终究作罢。

阮荣升掀开被子起身，对顾恒止说：“恒止，你去帮我办出院手续吧，医院住着难受得紧。”

一直回到阮家，阮阮也没跟顾恒止说一句话。任他怎么逗她，哄她，她都一概不理。他说送她去学校，她一口回绝，非常坚决。然后说自己累了，要睡觉。

顾恒止无奈，摸摸她的头发，告辞离开。

阮阮站在窗边，看着他发动车子离开。

也只有在他面前，她才会无所顾忌地任性，像多年前那个小女孩儿一样。因为她知道，哥哥不会责怪她，只会无条件宠爱她、包容她，为她愤怒地动手打人。其实她并不是真的怪他，她气的，是自己。明明委屈得要命，可见到傅西洲被打的时候，看见他嘴角的血迹，她还是很心疼，还想要冲上去保护他。

她是真的倦了，很累很累，裹着婚纱就蜷进被窝里。

她闭上眼，却怎么都睡不着。

她依旧不明白，这一切，是为什么？傅西洲为什么要从婚礼上不告而别？

当初，是她对他穷追不舍，缠着他，不顾一切想要跟他在一起，可最后，分明是他向她求婚的。

她永远都不会忘记当时的情景，夜幕下的江边，两岸灯火璀璨，四月的晚风里，他对她说，顾阮阮，我没有时间跟小女生谈恋爱，但是，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她傻傻的，过了许久，才反应过来。他不知道，那一刻，她的心跳得多么剧烈，又酸又胀。然后，眼泪泛滥成灾。是沙漠里走了很久迷路的旅人，忽然看到一片绿洲的激动；是日日夜夜祈盼的心愿终于实现的狂喜。

想不明白的事情，就不要去想了，这向来是顾阮阮的人生哲学。她拉过被子，蒙着头。

风菱来的时候，阮阮刚从一场梦境中惊醒，迷迷糊糊终于还是睡了过去，却睡得并不踏实，不停地做梦，走马观花的场景，比醒着更累。

天已经黑了，风菱打开灯，见她还穿着婚纱，脸上的妆容彻底花了，便将她拉起来，去浴室帮她梳洗。

站在镜子前，风菱帮她脱下婚纱，阮阮抚着白纱，轻喃：“叮当，可惜了，你特意帮我设计的这婚纱呢。”

风菱学服装设计的，她在进入大学第一天，就对阮阮许诺了，将来她结婚，她亲手帮她设计婚纱。从四月份定下婚期，到五月酒席，才短短一个月的筹备期，又恰逢风菱忙毕业设计与找工作。这件婚纱，还是她熬了很多个夜晚赶制出来的。

洗完澡，她换了衣服出来，素颜，格子衬衣，牛仔裤，齐肩头发扎成马尾，她惯常的装扮，还是这样穿着，最舒服。

风菱从窗边回头，迟疑了下，说：“傅西洲来了。”

阮阮怔了下，然后走到窗边，撩开窗帘一角，看见他正从车上下来，站在铁门外按铃。隔着一段距离，她依旧能清晰看见他脸上嘴角的伤，顾恒止下手很重，他的脸都肿起来了，嘴角有淤血。

她的心又忍不住疼了。

她让风菱把房间的灯关掉。

过了许久，陶美娟才慢慢地走出去，却并不给他开门，隔着铁门，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不用听清楚，阮阮也知道，舅妈肯定没有一句好听的话。

最后，陶美娟挥挥手，让他走，然后折身回了屋子。

他却并没有离开，过了会，他掏出手机打电话，很久，也没见开口说话，眉毛深深蹙起。

她知道，他一定是打给她，可她的手机，被外公强行收走了。

风菱问她：“你要不要下去见他？”

很久，阮阮才轻轻摇了摇头。

风菱说：“你就不想知道他为什么从婚礼消失？又为什么回来？”

见他的视线往二楼她的卧室望过来，她赶紧放下窗帘，转过身不再去看他。

“我怕。”她轻轻说，“我想知道那个答案，却又怕，那个答案。”她侧身，将头搁在风菱肩膀上：“叮当，你说，我是不是很胆小，很矛盾。”

风菱伸手揽住她，低低地说：“阮阮，你难过，你就哭吧。这里没有别人，你可以尽情地哭。”

阮阮摇头。

她是很难过，难过得要死。可她不会哭的，为了跟他在一起，这条路她走得很辛

苦，荆棘载途，可这是她心甘情愿选择的，再难过，她也会咬牙不悔地走到底。

窗外响起汽车引擎声，过了会，阮阮撩开窗帘，傅西洲的车已经开走了。他在，她怕见他；他离开，她心里又是那样失落。

有人来敲门，李秘书的声音在外面响起：“阮阮，我们该去机场了。”

风菱讶异：“你要去哪里？”

“回学校。”

“这个节骨眼？”

“嗯，外公不想让我见他。”

风菱蹙眉：“可是，这件事情，不是你避开他就能解决的啊！你们都已经领结婚证了，已经是合法夫妻。”

阮阮说：“我外公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虽然疼我，但现在他正在气头上，身体也不好，跟他硬碰硬的话，事情一定会变得更糟糕。”

所以，她暂时离开这里，也许事情还会有转圜的余地。而且，离开了外公的视线，她想去哪里，想见谁，会方便得多！

傅西洲是被一通电话叫走的。

电话那端，不怒自威的声音只说了一句话，你赶紧给我滚过来！

他将车开得很快，可这个时候，是莲城最堵车的时段，抵达傅家老宅时，已经是一个小时后的了。

他没有将车开进地下车库，而是停在距离铁门两百米的小道上，缓步走过去。

傅家老宅占地很大，傅凌天在别的方面不怎么讲究，但对住宅却非常大手笔。他将这半山腰上的三幢并排的别墅一并买下，然后重新规划，连成一片硕大的区域。

这条私家路上，原本种的是别墅区最常见的法国梧桐，但傅凌天钟爱玉兰树，便着人将法国梧桐全换成了玉兰。

五月天，玉兰花刚刚开苞，淡淡的幽香，在夜色里浅浅浮动。

入夜后，三幢屋子里上上下下灯火通明，这也是傅凌天的癖好，夜晚不管屋子里有没有人，都要把灯打开。远远望去，就像一座璀璨的宫殿。

傅西洲还记得十四岁那年，自己第一次踏入这里，他伫立在铁门外，望着这璀璨的宫殿，灯光辉煌，这样的灯火延绵，应是极为温暖的，可在他眼中，却只觉得全是冷意。

十六年过去了，这璀璨连绵的灯火，他依旧觉得是冷的。